

宋诗里的初夏

仇媛媛

初夏

(宋) 朱淑真

竹摇清影罩幽窗，两两时禽噪夕阳。
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。

最美莫过初夏诗。一切都刚刚好。初春当然美，但感觉像一个刚诞生的娃娃，按朱自清说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仅此而已。而到了三四月间，万物都发育好了，小姑娘的眉眼都长开了，那才叫好看。我们推崇人间的四月天，是有道理的。

诗人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一节气，春末夏初，是诗笔爱逛的公园，诗句攒动。初夏的诗，一搜都上万，好诗也多得领不过来。之所以领取朱淑真这首，是因为很想对着这首诗发发呆。设若你坐在窗前，对着一丛竹影，这幽趣够你领半天了。春天的花事已经谢了，人懒懒的，但因为刚刚经历过，所以并不落寞。

兴致满满的是那些雀儿，人不想说话，都被雀儿说了。一个“噪”字，让暮春的气氛又活跃起来。花儿落了，人的春天落了，可雀儿的春天来了，谁能说枝头的果儿不是它们最美的花。

这首诗颜值很高。海棠谢了，絮飞尽了，可它们又都留在诗里了，谢不了，也飞不尽。再配上竹影，配上幽窗，配上时禽。初夏，水润又明媚。

初夏游张园

(宋) 戴复古

乳鸭池塘水浅深，熟梅天气半晴阴。
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。

初夏的诗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奖赏味觉。果蔬乘着季节的头班车赶来了，樱桃呀，梅子呀，枇杷呀，带着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带着红红黄黄的色相，玲珑而喜人。

一首诗往往有那么一两句特别抓情，这四个句子我都喜欢。乳鸭、池塘、梅子、园林、枇杷，这些意象我喜欢；水浅深、半晴阴，这种两可的状态，我也喜欢。什么叫“东园载酒西园醉”，就是一会游东园，一会游西园，且游且饮且醉，都很随性。

这么来来回回地游，就是陶醉，就是不想辜负。

诗的好就在于，即便摘尽了枇杷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树金。

《四时田园杂兴·其二十五》

(宋) 范成大

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
日长篱落无人过，惟有蜻蜓蛱蝶飞。

这是一首初夏田园诗，“四时”就是四季，范成大一高兴就写了60首。宋代的田园诗特别有味，澹静。诗人在品咂，在真的享受，而不是向往。这跟唐代“王孟”的不太一样，王孟是隐逸，是归隐山林，与田园是有“隔”的。王维“隔水问樵夫”，跟凡尘有个距离；孟浩然归鹿门也是独自归去，跟沿着沙岸向江村的人们是相反的方向。

宋代跟范成大齐名的另一位田园诗人叫杨万里，他们的田园诗，是生在稻田里的，是长在菜园子里的。诗里的意象在乡村一抓就是一把，而不像王孟诗里的意象，是要到山林里去抓的，而且还像烟霄一样，通常抓不住。

王维说，我本来写的就是“空山”嘛，本来无一物，缘何抓得住？

范式田园诗，多的是物色，色香味俱全。田园在范诗里，才真像田园，像足了田园。

初夏睡起

(宋) 杨万里

梅子流酸减齿牙，芭蕉分绿上窗纱。
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

终于禁不住诱惑，杨万里想在舌尖上品味初夏，可牙齿还是没法跟酸味较劲。享不了口福，就享福眼福吧，看窗外芭蕉。一个“分”字，道尽了芭蕉的心意。这一句跟朱淑真的“竹摇清影罩幽窗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也能看出宋人很讲究窗景的营造，让人抬眼一望都是美，都是诗。

杨万里有许多“儿童”的诗。“戏掬清泉洒蕉叶，儿童误认雨声来。”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儿童是杨万里造的另一个自己。他的心在“捉柳花”，在“追黄蝶”，他便假想一个小童。小童是他放出去的心，是他渴望回到状态。

我们脑子里也会不时地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情景，甚至心驰神往。通过回想，我们也将心放回去了。我们用回想当了一回小童，杨万里用的是诗。

配几首古诗来赏初夏，是别有一番韵味的。匆匆忙忙间，我们走丢了很多，而对着几首诗词，或许能唤回诸多的感觉和情愫，找回曾在心中剪影般掠过的美的感动。



锋芒
苗青
摄影

安居

祖儿

书房

无论房大房小，书房总是要有的。如果说卧房是身体栖息的场所，那么书房就是安放心灵的地方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书房应是居室的灵魂，是精神的后花园。

之前换过多套房，无论是最初小到六七十平米的两居室，还是后来一百多平米的三居室，再到现在二百多平米的宅子，书房都是必不可少的配置，哪怕牺牲一间客房，书房也是要保留的。人在书房，不见得读了多少书，做了多少文章，但在这里坐下来，心也就定了。

之前住的那套房是高层电梯房，书房正对着一片湖，空旷、开阔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这是它无限美好的地方。然而，因为足够空旷，风起的时候，湖面就成了风的领地，也是风的战场。风雨来临的夜里，坐在书房读书，听东风与西风交战，金戈铁马，电光火石，常常听得心惊。于是，那幢楼，我把它叫作“闻风楼”。

如今住的这幢小楼不再临湖了，它后退了一步，风也就后退了一步。失去了声势与气势的风，其实已经不能叫风了，最多只能算耳语，所以，我是不屑听的。于是，只能听雨。小楼听雨的心境就要平和多了，那是高山流水，是丝竹管弦，这样的意境不仅适合读书，还适合静坐、冥想、清修。所以，这间书房，我郑重地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作“听雨阁”。

应该说，现在的书房是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书房，倒不在内部格局如何，胜在室外有一个宽阔的平台，春可看花，秋能赏月，昼可茗茶，夜听虫鸣。

今年春节，儿子踏踏实实在家过了一个完整的年。每天，只要天气晴好，他总会到书房外面的平台上晒晒太阳、翻翻书，那里成了他最爱的地方。看他沐浴在暖阳下，神情慵懒沉静，头发根根放光，脑海里就浮现出四个字：岁月静好！这是疫情之下并不十分太平的日子里庸常而又珍贵的幸福。

作为书房的延伸，这是平台赋予它的另外一层温暖的意义。

院子

素来就不是个擅长侍弄花草的人，在我手里，多则一年半载，少则一两个月，那些活色生香的植物就香消玉殒了。看着它们在我眼前一天天枯萎，一天天失去活力，我有深深的罪恶感。本想就此放手，不再以爱的名义戕害它们，但想想大半生过得离地三尺，余生总该接接地气，养养花，种种菜，与草木为伍，让它们青葱翠

绿，姹紫嫣红地伴我终老。

曾经住的几套房，都是空中楼阁，花草草入不了深厚的土地，只能托身于盆盆钵钵。在那局促的空间里，草木的手脚被牢牢捆束，根系伸展开不开，枝叶难承雨露，身子骨难免娇弱。

所谓入土为安，世间万物，凡是入了土，也就回归了生命的本源。当然，此“土”乃“土地”之“土”，而非“盆土”之“土”。我始终觉得，生命的供养非盆土之恩所能长久给予。

现在的房子有了前庭后院，草木也就有了安家的园地。入了土的花草，没有了外物的羁绊，撒了欢地疯长，像农家放养的孩子，长得格外恣意、壮实。

去年春天，在院子里辟了一小块菜地，托人从乡下讨来一些菜秧，我把它们歪歪斜斜地栽进地里时，其实并不笃定它们可以存活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培育它们的经验。除了每天浇点清水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照顾它们。谁知它们竟茁壮地生长起来，枝繁叶茂、开花结果。盛夏时节，看着挂满枝头的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，我竟生出米烂陈仓的殷实感，这是我从草木身上从未体验过的丰盈的欢喜。

米桶有米，菜园有菜，就算足不出户，生活也有了从容的底气。

厨房

我不是个擅长烹饪的人，厨房很难给我成就感。我甚至搞不清老抽与生抽、陈醋与香醋、黄豆酱与蚕豆酱的区别，更别说其它闻所未闻、名目繁多的作料了，因此被闺蜜嘲笑为实在缺乏烹饪的基本常识。

母亲的过早离世，让我在烹饪方面没有得到系统的培训和教导，所以，我与厨房的关系始终处于游离的状态，互不相亲。

但儿子在家的日子，饮食不容马虎。饭店停业，早点无着，只能自力更生。中晚餐倒还好，常规菜肴还是可以对付的，难就难在早餐了。

为了使早餐不至于单调到只有面条一个品种，我一头扎进厨房，开始学习面点制作。通过视频和闺蜜的在线远程指导，我在厨房埋头忙活一天之后，居然也像模像样地做出了第一笼包子。当我掀开锅盖，透过薄薄的水汽，看到白白胖胖、模样周正的包子时，我身体里有一种沉睡的东西被唤醒了，我第一次对一直疏离的厨房产生了亲近的感觉。

深居简出的日子里，当我一次次满心欢悦地走进厨房，捧出一道道新学的菜肴时，我知道，自己正和那些草木一样，终于从离地三尺的飘渺高空，坠入馨香结实的尘世烟火。